


楔子

一年将尽，圣诞节的脚步亦近了。

过节气氛一年比一年还要浓厚，街上四处能见到挂满吊饰与灯泡的缤纷圣诞树，偶尔还有圣诞老公公在街上发送糖果，应节的歌曲更是一遍又一遍地播放着，提醒人们节庆的来临。

时值冬天，一阵阵刺骨的冷风吹过，街上的落叶飘动，整个城市仿佛更有圣诞气息了。纵使此刻已是夜半，周遭尚未关闭的霓虹灯闪烁，也制造了缤纷炫亮的效果。

“咻”的一声，一辆极具时尚感的银灰色 ~~磁悬浮~~ 磁悬浮如风般呼啸过无人的街头，抢眼的流线车型，倒映出高挂天际的月色，仿佛沐浴在月光之中，如此闪亮耀眼。





车内，驾驶者为一名长相白皙俊秀的男子，年约二十六岁。

他以右手稳健地操控方向盘，左手手肘撑在车门边，有型的下颌以左手手指支撑，一双眉微微上扬，睿智的双眸带着微微笑意专注于前方路况。

她终于回来了，在他等了五年之后。

从姐姐口中听见她要回来的那一刻起，他的心就不再平静。

此刻虽已半夜，路况一路顺畅，但他恨不得自己此刻驾驶的是喷射机，这样可以直接降落机场迎接她。

那让他心心念念的人儿啊……他已经迫不及待要见到她了。

俊容绽放温煦笑意，脚下油门踩得更底，车速渐快……

在他焦急的情绪催使下，转眼间已经来到机场。

才将车停妥在约定的机场大门前，他渴望的眼，早已经搜寻到那抹活力十足的嫩黄色身影。

突然间，久违的激动使他的笑容有些扭曲，却丝毫不损优雅面容。

在离她不远处停住车身，他下了车，以不惊动她的轻缓脚步走至她身侧，见她低着头不知在冥想些什么，一点也没注意到自己的靠近。

他嘴角勾起，莞尔一笑，以温醇沉嗓，戏谑地道：“小姐，一个人吗？如果不介意，我可以送你一程。”

他眼前的那抹嫩黄人儿闻言倏地抬起头，先是满脸惊喜，接着朝他灿烂一笑，整个人扑抱住他，激动地叫道：“小弟——”

因这熟悉却又令他厌恶的称谓，他淡淡笑了。

“我回来了！好久不见！你想不想我？有没有想我？”江伊棠把脸深深埋在他胸口，闻着那熟悉又干脆的男性气息，她难忍兴奋地大叫出声。

感觉到她一颗头颅尽往他怀里钻，宠溺溢满心里。他大大张开双臂，像一双安全的羽翼，牢牢地圈住她。

忍不住喟叹口气，等了这么多年，他总算拥她在怀里。她绝对不知道，他等这一刻，等了多久……

“有没有嘛？”她闷在他怀里追问。

“有没有什么？”这样抱着她，他已经听不见世

界上的任何声音，那些……他也不需要了。

江伊棠费了一番工夫才挣开他强健的双臂，“喂！唐翊裴，你都没在听人家说话唉！到底想不想我啊？”她抬起眼，噘着嘴，不悦地瞪着他。

这一瞪，她更是震惊了！

小弟什么时候长这么高了？她居然只到他胸口耶！从前明明都是她在罩着他的耶……

而且，他不只变高，好像也变结实了，她不过五年没见到他啊，怎么他好像从一个青涩男孩骤然长成了成熟男人，与他面对面如此靠近，竟带给她一股没来由的巨大压迫感，甚至感到一股陌生。

这个念头让江伊棠一愣！

唐翊裴这才慢慢听见周遭的声音。

“当然想，无时无刻地想。”他不敢将情意表达得太明显，遂刻意以轻松的口吻坦诚自己的心意。

“真的啊？真令人感动耶！”江伊棠这才笑逐颜开，把刚刚脑中乱糟糟的思绪全扔一边去，不再多想。

见她笑得如此可人，唐翊裴伸出手，揉揉她的发顶，刻意压抑情感澎湃的嗓音，低声说道：“欢迎回

来。”

“谢谢。”她缩着肩，皱皱鼻子，显得很开心。

这时，唐翊裴才惊觉到她一身单薄，略蹙起眉，问道：“深夜气温低，你怎么只穿这样？”

被他这么一说，江伊棠才感到一丝凉意。刚刚她满怀心事，一时也忘了天冷，这时她低头审视自己一身穿着，忍不住打了个寒颤！

“呼呼——好像有一点。”她两掌摩擦双臂，自嘲地说：“虽然我在美国五年，但我爱西岸比东岸多一些，至少 ~~没那么~~没这么冷。”

唐翊裴迅速脱下身上的黑色 ~~连帽~~连帽 栽恤，往她头上一套——


“唉哟！干吗啊？”她拉扯着套在脖子上的棉质栽恤。

“穿上。”他以轻柔却不容许反抗的口气说道。

江伊棠突然笑出声来，“嘻嘻……”

“笑什么？”唐翊裴挑眉，不怀好意地问。

“没有啦！只是没有想到这么久不见，小弟还是像个管家婆一样。”江伊棠照着他的话，乖乖把过大的连帽 栽恤穿妥。



衣服上面沾有他沐浴过后的清淡香味，和他身上的男性气息，干净、好闻，给人安心稳定的感觉。江伊棠眯眼一笑。

“我可不是谁都管的。”唐翊裴别开脸，别有深意地道。

岂料，他这句有涵义的话却没被她放在心上。

“哈，好□，我该觉得很荣幸吗？”江伊棠没力气再继续损他，反而毫不淑女地大大打了个呵欠，神情明显感到疲累。她喃道：“唔……想睡觉了……”

本来该有时差问题的，可是这阵子她得在返回前把一些事情给交代处理好，根本没多少睡眠时间，所以她才会这么困。

唐翊裴一手牵着她略冰凉的小手，另一手拖着她的行李箱，来到车边，先将行李箱扔进后座，接着送她上车，而后才回到驾驶座上，开车上路。

江伊棠舒服地靠在椅背上，侧头望着他的侧脸，睡意浓厚地呢喃道：“嗯……回来了真好。我好想你，唐翊裴……”

唐翊裴浑身一震，紧张地不敢望向她，深怕自己眼中深刻的情感会吓着了。他仅是静静期待她接下

来还会说些什么？

可是，他却什么也没等到，车里一片静默。

略蹙起眉，他悄然转头一看，她已经呼呼大睡了。

唐翊裴的右手越过排档杆，将她的手拉至自己腿上放置。一触碰到她，他就不想放开了，甚至紧紧握住她的左手。

他深深看了她娇憨的睡脸一眼，这才满足地将视线调回正前方，整个人不禁陷入回忆里……

他爱了她多久，只有他自己知道。

故事，该从十多年前的那个下午说起……



1

清晨时分，街道上早起的民众赶着上班的赶上班，赶着上学的赶上学，每个人的步伐都是这么匆忙。除了结伴散步的老爷爷老奶奶，或者小不隆咚的奶娃儿之外，鲜少看见神色悠闲的人。

路口的交通灯由黄变红，人车这才缓缓停下来。

一部看来优雅昂贵的黑色私家车也在车阵当中。

车内，由司机驾车，后座是一名身穿名校高中校服的英俊少年，而他身旁坐着的是一名长得像俊俏小男生一样俊美的初中少女，两人长相神似，很明显地有血缘关系。

少女名为江伊棠，现在正搭车前往“花蝶中学”上课途中，今天是她转学的第一天，心情有些忐忑不安。

江伊棠扁着嘴，一脸叛逆，双眼像在憎恨着什么似的瞪着窗外，就是赌气不肯看向身旁的兄长。

江非爵一路上都盯着手上的原文书，停红灯的空档，他察觉到这股怪异的寂静，遂抬起头，淡淡扬眉斜睨她，轻缓地道：“棠棠，怎么了？你一脸不开心？”

“被逼转学，谁会开心？”江伊棠闷闷不乐地哼道。

江非爵不愠不火地说：“早叫你不要冲动行事，随便和人动手动脚，你偏不听，这个后果你必须自己承担。”虽然她是自己的亲妹妹，但他还是把话说得严肃，免得她继续肆无忌惮地闯祸。

自家妹妹的个性他还会不懂吗？

棠棠的个性很直，对于不公平的事也看不下去，更别说是有人在她面前欺负弱小了。可每当她挺身而出帮助别人，后果都是招来一堆大大小小的麻烦。像这次的“转学风波”，也和她直来直往的个性脱不了关系。

“拜托，那根本是朱巧巧仗势欺人。她总仗着自己是大小姐，对谁都使唤来使唤去的，我看不下去她



老是欺压小美，才会跟她动手的啊！而且，我只是推了她一下，根本没打伤她！大哥，你不相信我吗？”江伊棠气呼呼地为自己辩驳，一方面为兄长不声援自己而感到受伤。

“问题就在于：你动手了。”错了就是错了，即便是自己疼爱的小妹，他依旧不能纵容。江非爵淡漠地陈述事实，“后果自己承担。”

“自己承担就自己承担。只是我不能忍受你要我转学这个决定，这样看起来好像是我落荒而逃似的。”她嘟起嘴，忿忿不平地说。

“双方都有错，但我们无须和不讲理的对方家长继续瞎闹下去，那所学校不读也罢。”江家资助学校的资金他也一并抽回了。江非爵说得云淡风轻，仿佛一切都在掌握之中。

“就是就是！”哥哥果然还是挺她的。意识到这一点，少女这才恢复往日活力，露出开心笑意。

“话虽如此。但，棠棠，你得答应我，到新学校后不再惹是生非。”江非爵以带着警告意味的眼神锁住自家妹妹。

“不要说得好像我成天只会跟人打架似的……”

虽这么说，但在兄长严厉的注视下，她只好嘟囔道：“知道了。”

交通灯转为绿灯。

司机继续驾车上路，江非爵的注意力也回到书本上。

江伊棠则是转头望着车外飞逝的街景，心脏一阵阵紧缩……

唉——好紧张哦！今天是她转学到新学校的第一天，也不知道新同学们怎么样，好不好相处？但愿不会让她难以适应啊！

怀着紧张又期待的心情，江伊棠终于来到了“花蝶中学”……



花蝶中学

早自习时间未到，学生陆陆续续到校，进入教室准备打扫工作。

远远地，一道瘦弱苍白的身影朝一年三班教室的所在方向走去。

他稚嫩的脸庞因为太过白皙显得无血色，一头柔软服帖的短发黑得发亮，尚未发育的身材，比起同龄男孩还要瘦小，一点也不起眼。

今天是他第一次独自一人上学，他吃力地背着自己的书包，内心感到无比的惶惑。

他自小体弱多病，向来都跟双胞胎姐姐形影不离，也都是由姐姐来保护他不受其他调皮男生的欺侮。可是今天姐姐难得发烧生病，请假在家；不得已，他只好自己上学。

这是他十三年来第一次落单。虽然姐姐的死党汪双喜也念三班，但他还是觉得很习惯。

他头垂得低低的，一路往自己的教室走。忽然间，一个莽撞的身影从他身后狠狠撞上他单薄的肩膀，将弱不禁风的他给撞倒在地——

“呃！”他咬着下唇，努力隐忍到了嘴边的痛呼。

江伊棠迫不及待要认识新校园，一到门口就往校内冲，根本不知道自己撞倒了人，还一个劲儿地往前跑，直到耳边依稀听到不寻常的声音，她这才停下脚步，连忙回头。

“啊！”一见人倒在地上，江伊棠知道自己又闯祸了。

她三步并作两步地疾奔过去，手忙脚乱地扶起地上的小男生。

“对不起对不起，我没注意到我撞了人，不好意思不好意思——”她满口抱歉，深怕自己一到新校园又惹事，到时大哥非得要把她念到臭头不可了。

好不容易站直身子，他拍拍身上的灰尘，低声回道：“没关系。”

“你摔疼了没有？对不起啊！我不是故意的，你有没有受伤啊？”江伊棠也帮着他拍灰尘。家里有两个哥哥，她很善于和男生相处，所以不觉得这个动作有任何的不妥。

倒是他迅速地退开，在离她约两步远的距离外，还是以小小的音量说道：“没有。”说完后，他没多逗留就转身走远了。

望着他的背影，江伊棠喃喃道：“有这么瘦小的初中生？天哪！他好像一碰就要碎了似的。”是啦，人家才不像她头好壮壮，初一就长到一百六十五厘米，这可是江家良好的遗传基因呢！

江伊棠洋洋得意地笑了笑，这时恰好早自习钟声响起，她唉叫一声，连忙照着大哥的话，找导师去了。



找到导师陈美莉之后，陈老师带着她往一年三班的教室走去。

“江同学，你哥哥特别交代过我，要是你有任何状况发生，都要向他报告。那……就要请你合作一点喽！”陈老师边走边说，巧妙地先礼后兵。

“我知道了。”江伊棠听了直冒冷汗。

离导师休息室几间教室，正是一年三班所在位置。老师带着她走进教室，向大家介绍道：“各位同学，打扰一下。”

三班的学生闻声，全都往讲台上看去，有些调皮鬼则开始窃窃私语，不时偷笑。台下，只有一个瘦小的身影把头低垂，像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一样。

江伊棠也紧张地不敢望向台下，背着书包的肩膀好像有千斤重一般，叫她直不起身来。

陈老师在黑板上写下“江伊棠”，才转身介绍道：“这位是我们一年三班的转学生，江伊棠同学。希望同学们要跟江同学好好相处，带她认识新的环境，知道吗？”

“知——道——了——”同学们一同拉长语调回应。

“很好。”陈老师显然很满意自己的调教。她指着教室靠窗的某个空位，道：“江同学，你就先坐那儿吧！”

江伊棠依言走到老师指定的位置坐下，展开她在“花蝶中学”的第一天……



放学钟声响起，期待放学已久的学生们兴奋地抓起书包，互相打打闹闹，或者相偕离开教室准备返家。不一会儿，整间教室里头的人全一哄而散，只剩下动作慢吞吞的唐翊裴。

“翊裴，帮我把这个拿给艳艳。”同班同学汪双喜走过来，把手里的一个纸袋交给他，请他转交给他



的姐姐唐翊艳。

“好，我会拿给她。”只有面对熟稔的汪双喜，唐翊裴苍白的脸才稍微露出一丝笑容。

“今天艳艳没来上学，你很不习惯吧？”她跟唐翊艳是好朋友，相对的也把唐翊裴当自己的弟弟来看待。见到他无辜又落寞的表情，不禁也觉得心疼。

“是有一点。不过没关系，我姐说她明天一定会康复，叫我不要担心。”唐翊裴仔细把书包里面的每一本书放妥，不容许书本有任何一点折痕，这是他莫名的小小坚持。

“我也很意外，艳艳那头牛居然会感冒，比你还不耐操。”汪双喜双手环胸，没好气地说。

唐翊裴微微一笑，“我姐说她是白痴，只有白痴才会在夏天感冒的。”

“哈哈——挺有自知之明的嘛！”汪双喜笑弯了腰。

狂笑过后，她认真地问：“要不要我送你回家？”

“不用了，我自己回家就好。”双喜家和唐家反方向，他不好意思麻烦她。唐翊裴温婉地拒绝了她

的好意。

“可是……”汪双喜不放心，欲言又止。

“我不是小孩子了。”唐翊裴淡淡地说。

“好吧！自己小心一点。”汪双喜耸耸肩后，朝他挥挥手，道：“那我先走了，明天见。”接着便往前门离开了。

“明天见。”唐翊裴目送汪双喜的背影离开之后，这才起身，将收拾妥当的书包背上略显消瘦的肩膀，把椅子靠拢。

这时，他才惊觉教室里竟然还有人在！

唐翊裴不敢相信地望着那个靠窗的位子上，趴在桌面呼呼大睡的女孩……他眯起眼，小心翼翼地走近，悄悄地观察她。

她……不是早上那个莽撞的女生吗？她怎么会在他们的教室里？还睡到连放学了都不晓得，太夸张了吧？

唐翊裴一双打量的眼突然扫到桌上放置的铅笔盒，上面写着的应该是她的名字：江伊棠。

她就是今天的转学生？早上他只顾低着头，所以不知道她就是转学生，加上今天在学校里，他下课后